

# 濟公乎！

## 莊嚴法相乎！（四）

林博望



（上接一六四期）

對於輿論的不健全，台灣人民變成了幸災樂禍的一群人，祇是對人家所遭遇的不幸事件常常圍觀看熱鬧，甚至落井下石偏打落水狗，非但沒有同情心也不具有同理心。要是出於惻隱的同情心，也祇是心有不忍罷了，祇為不幸者灑了一掬眼淚紅了眼眶，但事後依然未記取發生不幸的教訓，如何給予不幸者事後的幫助則置之腦後，由於這群讀書人在輿

論中蠱惑，麻痺自己的神經，不把同理心放在心頭牢記在腦海中。

什麼叫做「同理心」？這個名詞，在中文詞典找不到是很正常，這個文學與心理學用語是近數十年來西方學者所創設的，英文為「Empathy」亦是勉強譯成「同理心」，在古書有「惻隱之心」，孟子書上有「無惻隱之心非人也」、「惻隱之心仁之端也」、「惻隱

之心仁也」，成仁取義中的「成仁」乃孔門至高之修養境界，中國讀書人之德行修養以此為最高目標，但西方世界的基督被釘在十字架的精神，並非僅是「惻隱之心」，尚把「同理心」的精神發揮出來。「同理心」是一種識別他人感覺和感受的能力，在情感上不致牽涉本身而影響你的判斷，也就是無私心為出發點，即「為人設身處地想一想」大同

專題講座

小異。前述「同情心」僅僅

「我與你有同感」，後者「同理」則是「我知道並能體會你的感覺如何」，它使我們多用腦力而非多用心力。同情心的心理狀態是：當你同情一個在苦惱中的人物時，你感受並反映他的一部份痛苦，你的憂慮也許適足以增加他的不幸。「同理心」的感應狀態是：當你發現一個在苦惱中的人物時，你就可得到一種超然的睿智，更有助於他人克服其不幸，不過上述兩個名詞，雖已做了這番解釋，仍是被人混淆來用的。「同情心」的了解是指：一個人觀察他人的疼痛或痛苦，是依據自己過去的感覺經驗，他本身才能再產生這感覺；而「同理心」的了解是一種比較親密的契合，能夠體會他人經驗的真實感受，活佛師尊濟公的師徒感情是同理心的發揮，而非對濟公的貧困，無法莊嚴

而寄以同情及關愛。

在「官考」下的一貫道，依著老前人的引導，發揮濟公的師徒感情，視道中弟兄如手足，把他人不幸的處境視如自己的不幸，這種感情是不必有樹根卻能穩固得很牢固，南屏的鐘聲也不必有翅膀，卻能輕易飛入後學的耳朵，這種有形斷，濟公老師的救世福音在我們的耳際餘音蕩漾響徹雲霄，倘使耳要有根就無一片清靜，鐘聲要有翅膀也飛不到雲端高處不勝寒，天國在這裡？在那裡？天國在每個人的心裡。而在政府機構當官的在這樣不健全輿論下的社會，為了鞏固自己官位的讀書人儘是一些拍馬屁的人，就會把「忠言逆耳」的話，以「巧言令色」來掩飾。這些為官的讀書人說話說得很動聽，文章充滿了正義道德，其實是誤人、誤己亦

誤國。聖經馬可福音第七章第

六節：「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卻遠離我。」張老前人慈語：「我們修道人就是以道為根據，這有道沒有道，就在於誠不誠，所謂『不誠無物』，要是無誠，一切都沒有了。」（基礎雜誌一六期）台灣人有一句話：「以嘴唇皮相款待。」就是無誠待人，這種人在我們社會裡佔著很多成份。當一個人處在一處毫無莊嚴法相的環境下，他就會鄙棄那群狐假虎威，在官場那群得意忘形裝腔作勢的讀書人。這位曾留學美國哈佛大學，得有博士學位，又是南京某大學教授得到了一般人無法得到的榮耀，卻被關進了看守所要與那些名譽掃地的罪犯生活在一起，且要與肺結核病糾纏，在他的獄中日記把他的心路歷程做了一番描述，瞭解到人生有

什麼莊嚴，擺架子裝闊氣有誰紀念他，三寸氣斷還不是要還給骯髒的塵土，到頭來祇是一具臭皮囊，濟公老師說：「道在死前修，莫待死後再為骷髏做功課。」

獄中的讀書人自己反省他的缺點是：「高傲、直率、倔強和太露鋒芒，因此遭人之忌，一旦有事，便成眾人之矢，攻擊得體無完膚，這不得不視為今後的殷鑑了。」這些特質，其實並不只這位讀書人（以下稱他為教授）唯一有的特質，要不是後學早受過一貫道洗禮（得道）也是這樣。一般讀書人僅能接受儒家思想的蠻幹往前挺進，而不能接受到佛道的勸告退縮（濟公老師的儒、道、佛兼俱一身），到尾結局大半都會如此下場，獲罪於朝廷，惹禍於小人歷史上的韓文公（韓愈）便是一例。他是百分之百的孔門子弟，但非

常排斥佛家的想法，現引他所作「佛骨表」獻給當時皇帝唐憲宗一文中的一段為證：

孔子曰：「敬鬼神而遠之。古之諸侯，行弔於其國，尚令巫祝先以桃荊破除不祥，然後進吊，今無故取朽穢之物，親臨觀之，巫祝不先，桃荊不用，群臣不言其非，御史不舉其失，臣實恥之。乞以此骨付之有司，投諸水火，永絕根本，斷天下之疑，絕後代之惑，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，出於尋常万万里。豈不盛哉！豈不快哉！」

「佛如有靈，能作禍崇，凡有殃咎，宜加臣身。上天鑒臨，臣不怨悔。無任感激懇悃之至，謹奉表以開。臣某誠惶誠恐。」

以上文章獻呈皇帝後，馬上得到斬首處分，幸賴好友營救始免於一死，而發配到邊疆廣東潮州，這是韓愈高傲、直

率、倔強和太露鋒芒個性的下場。

而不知道「敬鬼神而遠之」的真正意義，其實孔子是要我們還是認真地去尊敬鬼神，使牠們有一定的莊嚴，但不能依靠牠們，人還是要在不能莊嚴的塵世中打滾，不能逃避這個現實的世界，而入於虛幻之境。所以論語裡有「子不語怪力亂神。」「子路問事鬼神，子曰未事人，焉能事鬼。敢問死，曰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孔子對鬼神有著懷疑但不敢像韓愈這樣大膽，簡直把「佛」當是虛構、胡說，正如人對於看不到的東西如夢、幻、泡、影、電、空氣等說是沒有存在的事。其實一個人如果落在「處毫無莊嚴失去自由的監獄，那種環境絕不敢說沒有鬼神的存在，祇是當讀書人在官場上得意時，會忘掉自己原來是誰罷！」

（續下期）